



越文化研究丛书

# 东晋南朝会稽郡研究

余晓栋 胡祖平 著



DONGJIN NANCHAO KUAIJIJUN YANJIU

人民出版社



越文化研究丛书

# 东晋南朝会稽郡研究

余晓栋 胡祖平 著

人  
文  
社  
从  
书

责任编辑：韦玉莲

封面设计：姚 菲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晋南朝会稽郡研究/余晓栋，胡祖平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0

ISBN 978 - 7 - 01 - 019932 - 0

I. ①东… II. ①余… ②胡… III. ①绍兴—地方史—研究—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①K295.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36521 号

### 东晋南朝会稽郡研究

DONGJIN NANCHAO KUAIJIJUN YANJIU

余晓栋 胡祖平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1.5

字数：330 千字

ISBN 978 - 7 - 01 - 019932 - 0 定价：59. 8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 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 65250042



# 序

王子今

考察中国古代区域文化史，不能不关注江南地方经济实力与文化地位逐渐上升的历程。人们普遍以为，经历六朝繁华，包括会稽在内的江南成为全国经济、文化的重心。其实这一历史变化过程起始颇早。大致自两汉之际以来，江南经济发展速度已经明显优胜于北方。正如傅筑夫所指出的：“从这时起，经济重心开始南移，江南经济区的重要性亦即从这时开始以日益加快的步伐迅速增长起来，而关中和华北平原两个古老的经济区则在相反地日益走向衰退和没落。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巨大变化，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并不怎样显著。”（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页）

会稽地方的发展，久有越人长期经营所创造的基础。秦统一后，帝国最高执政集团对于这里曾予以特别的关注。《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凡5次出巡，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最后一次巡行天下，曾“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会稽刻石》特别申明高度集权的大一统政治体制，是要追求道德、行政、经济管理的全面控制的：“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黔首修絜，人乐同则，嘉保太平。”所谓“被泽无疆”“远近毕清”“天下承风”，强调距离统治中枢十分遥远的会稽，也在“皇帝”“圣德”的普照之下。秦二世东巡郡县，也曾经并海而行。“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汉景帝时代削藩的最

激烈的动作，即激起吴楚七国之乱的所谓“因吴之过而削之会稽”（《盐铁论·晁错》），也体现在控制政治全局的意识中“会稽”的重要地位。据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一书中所附《元始二年（2）郡国人口密度表》，当时全国平均人口密度为 14.63 人/平方公里，滨海 18 郡国中，会稽郡北部为 14.28 人/平方公里，南部为 0.32 人/平方公里，人口密度的总状况不易推定。但是我们大致可以得知，西汉会稽郡主要地方的人口分布，只是稍低于全国平均密度。以《汉书·地理志》与《续汉书·郡国志》中所提供的公元 2 年和 140 年有关两汉户口数字的资料相比照，可以看到东汉吴郡、会稽郡较空间区域大致相当的西汉会稽郡户口增长的幅度：户 28.79%，口 14.47%。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全国户口数与汉平帝元始二年相比，呈负增长形势，分别为 -20.7% 与 -17.5%。虽然会稽并非最具典型性的地方，但是通过户口增长动态依然可以发现，确实在两汉之际，“经济重心开始南移”的历史迹象已经表现出来。

东汉时期，会稽经济进步的标示性实例，有《太平御览》卷六六引《会稽记》关于汉顺帝时代会稽水利建设的记述：“汉顺帝永和五年，会稽太守马臻创立‘镜湖’，在会稽、山阴两县界筑塘蓄水，高丈余，田又高海丈余。若水少，则泄湖灌田；如水多，则开湖泄田中水入海。所以无凶年。堤塘周回三百一十里，溉田九千余顷。”

分析《后汉书·儒林列传》中提供的资料，可以看到当时著名的儒学学者，齐鲁人占 36.36%，出身于齐鲁以外地区者，占 63.64%。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关中学者占 6.82%，河南、河内、南阳学者占 7.95%，会稽、九江、豫章学者占 6.82%，巴蜀学者占 10.23%。会稽已经是学人比较集中的地方。会稽学子远路求学之例，有淮阳人薛汉的弟子中颇为知名的会稽人澹台敬伯。又会稽山阴人赵晔“到犍为资中，诣杜扶受《韩诗》，究竟其术，积二十年，绝间不还”，以致“家为发丧制服”。东汉前期，“避乱江南者未还中土”，已经有“会稽颇称多士”的说法（《后汉书·循吏列传·任延》）。至于东汉晚期，孔融读虞翻《易注》，曾经有“乃知东南之美者，非徒会稽之竹箭也”的感慨（《三国志·吴书·虞翻传》）。一时“江南之秀”，往往“亦著名诸夏”（《三国志·吴书·陆逊传》）。据《三国志·

吴书·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所说，江南之地，“善生俊异”，著名学士“各洪才渊懿，学究道源，著书垂藻，骆驿百篇，释经传之宿疑，解当世之盘结，或上穷阴阳之奥秘，下摅人情之归极”，或“海内闻名，昭然光著”，或“为世英彦”，“粲然传世”，或“聪明大略，忠直謇谔”，或“探极秘术”，“文艺多通”，诸多英俊，“徒以远于京畿，含香未越耳”。而虞翻正是会稽余姚人。当时江南士人“与中州士大夫会”，每傲然自恃，“语我东方人多才”，具有“交见朝士，以折中国妄语儿”的自信。此说正出于《三国志·吴书·虞翻传》注引《江表传》载孙策与虞翻语。

《东晋南朝会稽郡研究》是余晓栋教授主持的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规划课题“东晋南朝会稽郡研究”的最终成果。作者论述了会稽郡地理人文环境与政区沿革，对于于越族源、越人经营以及勾践事迹对会稽的意义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就秦汉时期会稽的行政格局亦有所说明。作者论“会稽山水与人文精神”，考察视角和分析方式都值得称道。对南朝会稽管理之“宗王出镇”“寒人治郡”以及“会稽都督区的形成及其影响”等方面的分析，也显现了值得肯定的学术深度。对于“会稽郡经济与社会发展”和“会稽郡文化与宗教发展”的论述，已经涉及上文说到的秦汉会稽地方经济文化进步的时代动向，对于后来的历史态势，所论更为全面深刻。

前引秦始皇“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事迹，提示我们关注会稽历史文化与海洋的关系。《东晋南朝会稽郡研究》的作者注意到陈寅恪的天才论说《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陈寅恪指出，汉时所谓“齐学”，“即滨海地域之学说也”。他认为，神仙学说之起源及其道术之传授，必然与滨海地域有关，自东汉顺帝起至北魏太武帝、刘宋文帝时代，凡天师道与政治社会有关者，如黄巾起义、孙恩作乱等，都可以“用滨海地域一贯之观念以为解释”，“凡信仰天师道者，其人家世或本身十分之九与滨海地域有关”。余晓栋等的相关论述，就从“用滨海地域一贯之观念以为解释”的思路出发进行的历史考察，又有更细致的分析。其实，包括会稽在内的“滨海地域”的社会动荡，“黄巾起义”之前的现象，如《儒林列传·包咸》记述会稽曲阿人包咸等遭遇起义民众遇险的故事等，也值得重视。“海贼”在会稽的活动也是研究者不宜忽视的历史记录。例如：“（阳嘉元年）海贼曾旌等

寇会稽，杀句章、鄞、鄮三县长，攻会稽东部都尉。”（《后汉书·顺帝纪》）“（熹平元年）会稽人许生自称‘越王’，寇郡县。”（《后汉书·灵帝纪》）“熹平元年，会稽妖贼许昭起兵句章，自称‘大将军’，立其父生为‘越王’，攻破城邑，众以万数。”（《后汉书·臧洪传》）“会稽妖贼许昌起于句章，自称‘阳明皇帝’，与其子韶扇动郡县，众以万数。”（《三国志·吴书·孙破虏传》）这些反政府武装行为是否都与神仙学说和道术直接相关，还可以具体分析。作者对会稽句章许氏起义作了深入探讨，颇多发现，结论可信。《三国志·吴书·贺齐传》言会稽山阴“县吏斯从轻侠为奸”，会稽地方“轻侠”民风是否“与滨海地域有关”，或许也值得思考。

近日为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鲁迅藏拓本全集：汉画像卷I》和《鲁迅藏拓本全集：汉画像卷II》撰写阅读心得，想起鲁迅曾辑《会稽郡故书杂集》事。据《鲁迅著译年表》，1910年，鲁迅30岁时，任绍兴府中学堂生物学家教员及监学，在授课之余，开始辑录有关会稽的史地佚文（后汇成《会稽郡故书杂集》）。1914年11月3日，作《〈会稽郡故书杂集〉序》。1915年6月，《会稽郡故书杂集》在绍兴印成。鲁迅时年35岁。（《鲁迅全集》附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卷，第8、10页）鲁迅在社会动荡年代潜心进行的这一对于会稽历史文化研究极有意义的工作，体现出他对传统学术的热爱，对家乡文化的热爱。鲁迅辑佚和研究“会稽郡故书”的成就，对于余晓栋教授“东晋南朝会稽郡研究”的工作来说，或许可以看作启示，也可以看作鼓励。

2017年8月20日

北京大有北里

（王子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目 录

绪论：会稽天下本无俦 .....	1
<b>第一章 会稽郡地理人文环境与政区沿革 .....</b>	<b>15</b>
<b>第一节 史前文明与大禹传说 .....</b>	<b>16</b>
一、史前文明及吴越同源问题 .....	16
二、会稽与大禹的传说 .....	18
三、大禹精神及其影响 .....	21
<b>第二节 于越族源与越国的发展 .....</b>	<b>23</b>
一、于越族源问题 .....	24
二、越国之建立 .....	42
三、越国之疆域及都邑 .....	45
四、勾践的政治遗产 .....	55
<b>第三节 会稽郡的建立与政区沿革 .....</b>	<b>64</b>
一、秦代会稽郡之设立 .....	64
二、汉代会稽之政区沿革 .....	67
三、六朝时期会稽之疆域 .....	72
<b>第四节 会稽山水与人文精神 .....</b>	<b>74</b>
一、山水文化精神的产生 .....	74
二、山水文化的精神谱系 .....	75
三、山水文化精神之内涵 .....	77

第二章 会稽郡守与东晋南朝政治 .....	80
第一节 会稽内史与东晋门阀政治 .....	80
一、会稽内史任职者地位显赫 .....	81
二、会稽内史地位提升的几个变化 .....	84
三、会稽内史政治地位提升的原因 .....	90
第二节 南朝宗王出镇会稽之风 .....	99
一、刘宋初年会稽之形势 .....	100
二、会稽太守之地位与影响 .....	103
三、宗王出镇会稽之开端 .....	105
四、南朝宗王出镇及其特点 .....	108
第三节 行事与典签：南朝寒人治郡之形成 .....	116
一、寒人兴起的机遇与途径 .....	117
二、行事：执权州府之副贰 .....	119
三、典签：威行州郡之上佐 .....	127
第三章 浙东会稽都督区的形成及其影响 .....	136
第一节 魏晋南朝的都督制与都督区 .....	136
一、都督制的形成与确立 .....	137
二、都督制的发展与变化 .....	140
三、都督之权力与地位 .....	147
第二节 王舒与会稽都督区的形成 .....	155
一、王舒生卒及生平履历考 .....	156
二、王舒出镇会稽前之政治危机 .....	160
三、王舒出镇会稽之原因 .....	163
四、会稽都督区的形成与影响 .....	166
第三节 东扬州之设立与影响 .....	170
一、会稽都督区设立东扬州 .....	170
二、会稽都督行政权力之提升 .....	173

三、东扬州都督区级别之提高 .....	177
四、历代浙东军事重镇之形成 .....	184
<b>第四章 会稽郡经济与社会发展 .....</b>	<b>187</b>
<b>第一节 土地开发与商业发展 .....</b>	<b>188</b>
一、会稽水利与经济发展 .....	188
二、商贸流通与市场繁荣 .....	193
三、海外贸易与出口商品 .....	198
<b>第二节 世家大族与庄园经济 .....</b>	<b>204</b>
一、会稽世族的形成及其类型 .....	205
二、占田制与庄园经济的发展 .....	210
三、会稽士族庄园及其影响 .....	217
<b>第三节 庶族编民与赋税徭役 .....</b>	<b>229</b>
一、阶层：士庶之际实自天隔 .....	229
二、赋税：课税繁重吴会尤甚 .....	232
三、徭役：百姓流亡户口日减 .....	238
<b>第五章 会稽郡文化与宗教发展 .....</b>	<b>243</b>
<b>第一节 点状突进的越文化 .....</b>	<b>243</b>
一、越文化的内涵与外延 .....	244
二、越文化发展的三次突进 .....	246
三、鉴湖文化走廊及其影响 .....	248
<b>第二节 文化中心：越文化发展的高峰 .....</b>	<b>255</b>
一、文学：从玄言诗到山水诗 .....	255
二、艺术：冠绝当世独步古今 .....	265
三、学术：牖中窥日传承家学 .....	271
<b>第三节 佛教重镇：会稽佛教发展与传播 .....</b>	<b>283</b>
一、会稽佛教之传播与发展 .....	283
二、会稽僧团及其影响 .....	286

# 东晋南朝会稽郡研究

三、会稽名士与佛教信仰 .....	297
<b>第四节 神仙之都：会稽道教发展与传播 .....</b>	<b>305</b>
一、会稽与浙东道教起源 .....	305
二、道教的民间传播与异化 .....	308
三、会稽土族与道教信仰 .....	312
<b>附录：东晋会稽内史年表（附简考） .....</b>	<b>317</b>
<b>参考文献 .....</b>	<b>328</b>
<b>后记 .....</b>	<b>333</b>

## 绪论：会稽天下本无俦

唐穆宗长庆三年（823），元稹（字微之）出任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镇山阴，《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六《元稹传》曰：“会稽山水奇秀，稹所辟幕职，皆当时文士，而镜湖、秦望之游，月三四焉。而讽咏诗什，动盈卷帙。副使窦巩，海内诗名，与稹酬唱最多，至今称兰亭绝唱。稹既放意娱乐，稍不修边幅，以渎货闻于时。”期间，与任官苏杭的白居易诗酒唱和，竹筒递诗，是他颇为得意的岁月，先后编成《吴越唱和集》《元白酬唱集》，既是两人友谊的见证，也为中唐诗坛留下了一段佳话，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即是以此为题材的诗史互证之力作。期间，元稹《再酬复言和夸州宅》诗曰：“会稽天下本无俦，任取苏杭作辈流。”该诗也是与白居易等的酬唱之作，白居易作有《答微之夸越州州宅》，诗题中之复言姓李名谅，也与白居易友善，亦曾任苏州刺史。从元稹诗意图看，迟至中唐时期，越州之城市规模和地位大约与苏州、杭州相当。然而在此前的东晋南朝时期，会稽郡的地位却远远高于苏州（吴郡）。至于杭州，当时亦属吴郡，迟至梁太清三年（549），钱唐县始升为临江郡，不久即废，陈祯明元年（587），又析置钱唐郡，属吴州，直至隋开皇九年（589），废郡为（杭）州。“会稽天下本无俦”，东晋南朝时期的会稽郡，其地位和影响远远超过苏杭（吴郡）。

宋代曹冠《望海潮》词曰：“会稽藩镇，舟车都会，槐庭燕寝凝香。禹穴旧踪，兰亭胜致，千岩万壑生光。”东晋南朝时期，会稽郡隶属扬州，乃京畿重镇，其政治地位不断上升，重要性甚至超过了京师驻地丹阳郡，有“直辖市”性质，不论在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文化方面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会稽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既是东晋的主要赋税来源地，有“昔日关中”之誉，又是世家大族聚居之地，名士风流，高僧云集，对后世影响巨

大。在军事上，又自成方镇，以会稽内史都督浙江东五郡军事，位高权重，地位非常特殊。南朝时期，多为宗王出镇，并以会稽都督区为基础设立了东扬州；会稽是永嘉南渡之后南北文化融合的典型和标杆，对江南文化发展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学界虽对会稽郡的重要性给予了一定的关注，但系统论述和全面展现东晋南朝会稽历史文化的专著暂付阙如。本书围绕会稽之历史、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分五章进行了系统研究，并以点带面，全面展现了东晋南朝政治面貌和文化特征。

### 一

浙江的历史，前半部在会稽，后半部在杭州。中古时期，会稽之崛起有其必然的历史因素。早在远古时期这里就得到了发展开发，这里是古代南方越族文化的中心地，是古代舜、禹神话传说的重要发生地，大禹治水的传说至今影响深远。越国的建立和发展又使越地成为春秋战国时代江南及沿海的区域中心。

会稽郡的设置，始于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据《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将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秦汉时的会稽郡辖区甚广，领有吴、越两国旧地，下辖吴、曲阿、乌伤、昆陵、余暨、阳羡、诸暨、无锡、山阴、丹徒、余姚、娄、上虞、海盐、剡、由拳、大末、乌程、句章、余杭、鄞、钱唐、鄮、富春、东冶、回浦26县，大致相当于今江苏长江以南、安徽东南、上海西部、浙江及福建大部，郡治在吴县（今江苏苏州）。

东汉顺帝永建四年（129），“分会稽为吴郡”，会稽移治山阴（今浙江绍兴），吴郡仍治吴县，辖地面积大为缩小。这时的会稽郡领县14，即山阴、余姚、上虞、剡、诸暨、余暨、句章、鄮、鄞、大末、乌伤、章安（今浙江临海东南）、永宁（今浙江温州）、东侯官（今福建福州），辖有今浙江省钱塘江、富春江、衢江以东及福建部分地区。

孙吴时期，会稽又分出三个郡：孙亮太平二年（257），分会稽东部为临海郡；孙休永安三年（260）“以会稽南部为建安郡”；孙皓宝升元年（266）“分会稽为东阳郡”。东晋南朝时期的会稽郡，统有十县，即山阴、上虞、余姚、句章、鄞、鄮、始宁（今上虞章镇一带）、剡、永兴（今浙江萧山）、诸暨等县，大致是钱塘湾以南今浙江绍兴、宁波、舟山所辖的地区，户三万有余，辖区和户数均占了扬州总数的十分之一有奇。虽然辖地已大不如前，但以宁绍平原为核心的会稽郡，历经两晋南北朝，及至隋唐时期，一直都是浙东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

在回顾历史的过程中，对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的于越族源问题也作了探究，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从现有文献及考古发现看，“越为土著”应是代表观点，“楚越同祖”说与“三苗后裔”说是后人对史书记载的误读和讹传，特别是“三苗后裔”说纯属无稽，“三苗”是人名且为夏裔而非族类，“非洲古猿”说则存在明显悖论。“越为禹后”应理解为越国建立初期越王无余为夏禹后裔，但自无壬之后，越王之族属已转为越地土著，时间约在夏商易代之际或稍后，故越王勾践为夏禹后裔的论断是错误的。

## 一

六朝时期的会稽，引领了当时浙江的时代发展，也代表了东晋南朝城市发展的最高成就，集经济、文化中心于一体，虽无“直辖市”之名，却有“直辖市”之实，其郡守的政治地位超过一般大州刺史。会稽郡政治地位的提升主要体现在会稽郡守的特殊地位上。东晋偏安江左，所辖领土较西晋大为缩小，江南所得，但有扬、荆、湘、江、梁、益、交、广，其徐州则有过半，豫州惟得谯城而已，此消彼长中，会稽之疆域相对变大，加上带海傍湖，膏腴上地，其地位更加突出。东晋中后期，会稽内史所授军号皆在三品以上，任职者多为侨姓世族，仅二王、谢、庾、郗等东晋五大世族子弟就占了近一半。会稽内史的职务调动往往在中枢令仆和扬、荆、徐、江等重要军州刺史之间进行，其地位远在一般大州刺史之上。兹以大家所熟知的王羲之

为例作个简要说明：

受《晋书·王羲之传》谬误影响，后世几乎所有关于王羲之的简介都写着“右军将军、会稽内史”，这其实是一个错误。王羲之所任并非“右军将军”而是“右将军”。此外，更有一些专家学者、当局政要和景区导游任意发挥，将“右军将军”比附为正师级干部、相当于参谋长，会稽内史相当于绍兴市市长。殊不知官名已误，这些比附更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先谈谈王羲之的官职问题。凡是熟悉魏晋南北朝历史的人都清楚，“右将军”与“右军将军”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右将军是军号，属三品将军，是官品和军阶的象征，既有军衔性质又有实质权位，是当时军政要员出镇地方时朝廷所授之职，且因右将军是重号将军，得以开府置佐，一般只授予州刺史，郡守中能获此殊荣者仅会稽和丹阳二郡。相反，右军将军是武职而非军号，属中央禁卫军系统，品阶为四品。东晋前期禁军设置沿袭西晋旧制，主要由四军、五校组成，四军即左军将军、右军将军、前军将军、后军将军，五校为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从名称亦可大致猜测其职责与功能，四军五校皆各领营兵，置司马、功曹、主簿等属官，并隶属于中领军（资重者称领军将军）。兴宁二年（364）禁军实行改制，改左军将军为游击将军，罢右军、前军、后军将军五校三将官。

会稽内史所授军号以三品重号将军为主，最多的是根据当时战局需要设左将军、右将军、后将军。如周札、何无忌所任职务即是右将军、会稽内史。另外王羲之的继任者江彬，其履历与他十分相像，也是以护军将军调任右将军、会稽内史，但《晋书》也把右将军误写作右军将军，为免骈枝之累，此不赘述。任职者中与右将军同级别的左将军和后将军的也较多，如王荟、谢玄、王凝之任职会稽时为左将军，诸葛恢、王恬、司马休之为后将军。王羲之的右将军身份，在诸多文献记载中也是极其明白的，史书如南朝宋何法盛《晋中兴书》：“王羲之……累迁为右将军。”<sup>①</sup>《陈书》卷二十八《始兴王伯茂传》：“征北军人于丹徒盗发晋郗昙墓，大获晋右将军王羲之及诸名贤遗迹。”文学传记如南朝梁慧皎《高僧传》：“释道敬者，本琅邪胄

<sup>①</sup> [清] 汤球辑：《九家旧晋书辑本》（丛书集成本），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第 424 页。

族，晋右将军王羲之曾孙，避世出家。”<sup>①</sup> 唐何延之《兰亭记》：“《兰亭》者，晋右将军、会稽内史琅邪王羲之字逸少所书之诗序也。”不胜枚举。

王羲之“右军将军”之误或与《世说新语》有关，《世说》中多次以右军代羲之，如《言语篇》中“谢太傅语王右军曰”条。以右军为右将军之简称本无不可，史书中亦常有类似表述，尤其是自“四军五校”省置后也不会再有歧义，但是文后刘孝标注偏偏画蛇添足：“累迁江州刺史、右军将军、会稽内史”<sup>②</sup>。《世说新语》在唐代影响较深，唐修《晋书》多采其说，又传《王羲之传》系唐太宗御笔，以致以讹传讹，贻误千年。王羲之为江左琅邪王氏第二代领门人物，被寄予家族厚望，肩负振兴门户之重任，起家秘书郎，历任征西将军庾亮参军、长史，迁宁远将军、江州刺史，转护军将军，早已步入“省部级”高官行列，调任右将军、会稽内史实为显赫的封疆大吏，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右将军是开府置佐的军队高层将领，类似现在的战区司令，属于正常晋升，他对此也是非常满意的，并对自己的仕途充满信心，这在他对待前任的态度上便可看出。王羲之的前任为太原王述，与他齐名，丁母忧去职。据《王羲之传》载，王羲之看不起王述，到任之后只象征性地去吊唁了一下，此后再未光顾，并经常对宾客说：“怀祖（王述字）正当作尚书耳，投老可得仆射。更求会稽，便自邈然。”意思是王述服阙也就做个尚书，最后做到尚书仆射也就到顶了，要想再出镇会稽，希望相当渺茫。从王羲之的话语中不难看出，他对出镇会稽是踌躇满志的，对自己的未来也是充满信心的。但偏偏王述得蒙显授，代殷浩做了扬州刺史，“及述蒙显授，羲之耻为之下，遣使诣朝廷，求分会稽为越州。行人失辞，大为时贤所笑”，以致王羲之一气之下辞官归隐。

总之，王羲之会稽之任，实如今之上海，有“直辖市”性质，为显赫的封疆大吏。这在当时会稽内史职务之调动中亦可窥一斑，如：王舒、王彪之、王蕴、孔靖以尚书仆射出镇会稽；孔愉、郗愔以（紫金）光禄大夫出镇；王允之、王凝之以江州刺史出镇；谢玄、何无忌分别以徐州刺史和豫州

<sup>①</sup> [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83页。

<sup>②</sup> [南朝宋]刘义庆撰，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44页。